

沖冠嶺編纂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

四

卷之四目次

德松	德德	福板	大三	織大	鳥真	本忠	細全	全德	黑加	加伊	全蒲	佐小	豐豐	全豐
川井	川川	島倉	久成	田谷	居田	興妻	川	川田	藤藤	達生	佐早	田臣	臣	臣
光信	家秀	正勝	保行	秀長	吉元	信正	明忠	家孝	嘉清	政氏	成隆	利秀	太	秀
國綱	光忠	則重	備信	隆忠	幸信	智興	氏	康高	明正	宗	卿政	景家	吉關	古
														下上
安積	全山	青積	安井	全積	中井	全積	安井	全積	類共	安積	青山	巖村	青山	全積
覺	延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延	延	延	延
	千	覺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光	弘	光	信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722
4



文庫11
A 1922
4

仰日泉文庫



田部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卷之四

東京 沖冠嶺正脩編纂

○豐臣秀吉上 安積 信

霸天下者。非必有攻取戰勝之勇也。非必有運籌出奇不窮之智也。要在於攬群雄之心而已矣。苟攬群雄之心。而發縱指示。使其當勅敵陷堅陣。天下不足平也。若恃我智勇。與群雄較勝敗於戰鬥之間。群雄皆為吾敵。天下將何時而定耶。然則攬群雄之心。何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卷之四

爲而可。土地金帛可以攬之乎。高位重爵可以攬之乎。曰不可。夫徒以土地金帛高位重爵爲餌。吾餌有限。而群雄之心無限。以有限供無限。如沃焦釜。灌漏卮。舉天下不足給之。且以此爲餌。是以待鄙夫織人。而非所以待群雄也。士固有得千金之利而不喜。而能殺身於一言之下者。何則有信義焉。以感之也。故信義之所感。不領土地金帛而喜。不與高位重爵而服。既喜且服。驩然以我爲可仗而不可叛。然後隨其有功。而賞之以土地金帛。寵之以高位重爵。彼益

喜而愈服。此馭群雄之道也。豐臣秀吉嘗說美濃大澤某降之。織田氏疑其詐。欲殺之。若諫不聽。乃退告大澤使亡去。而以身當其怒。美濃豪傑聞之。皆爭屬豐臣氏。而雲蒸之勢自茲始矣。其與毛利氏相持。京師變起。秀吉不秘。即告以實。而毛利氏和立成矣。迄于平北陸。上杉氏未服。秀吉從十餘騎。直入越後。而上杉氏約忽成矣。夫毛利上杉蟠據十餘州。帶甲數萬。士馬精強。非竭數年之力。不易服。而太閤定之立談之頃。何其壯也。其征小田原。會諸將指地圖部署。

真田昌幸在末座。秀吉進之曰。吾以汝爲山道先鋒。昌幸退而謂人曰。殿下之言。榮於百萬石矣。蓋是時天下久罹騷亂。人情危險。雖有父安。知不虎。雖有兄安。知不狼。侃侃然惟恐其叛而噬我也。况乎敵國外患。相欺以詭謀。相擠以機穽。而秀吉獨披肝胆。示信義。或暴白大事於勅敵。或挺身入悍獷不測之地。此其所以鼓舞籠罩天下之群雄。而定大亂於數年之間者也。雖然。秀吉信義乃霸者之微權。假焉而榮其私。與聖賢作爲迥然不侔。嗟夫。此秀吉之所以爲秀

吉也歟。

與聖人之言相反也。豐臣氏起自人奴，認認然恐諸將之卑其寒族而叛已也。故不儉土地以啗之。又屢爲駭世絕俗非常之舉，以震動天下之視聽。欲使其畏服而不肯叛焉。而不知民之可重，甚於諸將也。孟子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是千古奇論，亦千古確言。雖聖人不能易矣。蓋孟子之時，天下大亂，人主惟知屠城畧地之爲利，而不知斯民之重。故孟子以此激發當世，而至理亦不外乎此矣。吾邦元弘建武以降，四海悉化爲戰場。至足利氏、李世、壞亂極矣。英

雄割據者三十餘名。視孟子七雄之時，更有甚焉者。男子終歲不釋耒耜，而不足供兵糧。女子窮年不下機杼，而不足充征衣。加以漕輓之勞，徭役之煩，其凋劫亦甚矣。且王室租稅之制，大約二十而取一。及鎌倉置守護於正稅之外，每段取糧五斗，織田氏六民而四公。豐臣氏縮畝數，廣稅額。又有課役賦調地子錢之類，不翅什倍於王室。奈之何其不窮且盜也。然無赤眉黃巾闖賊之禍者，封建之勢已成。守護地頭皆武人，提于戈，據城壘，故勢不得起也。勢不得起。

而憤怨慘戚無聊之心則有之矣。况無告之民。俵俵
乎無所哀籲。遂淪昏而爲溝壑之鬼者。不知有幾千
萬也。爲人主者。詎可不惻然動心。思其所以救之之
道邪。王室之隆。免一年半歲之粗者。史不絕書。鎌倉
以還。惟聞增賦加稅。未聞能蠲半歲之租也。豈或有
之。而史不書歟。抑軍國多費用。雖有賢君明主。勢不
能免租稅歟。當是時。豐臣氏以其頒于諸將百官者。
頒賜於天下民。悅之如大旱之得雨。仰之如赤子之
於茲母。其遺祉流慶于子孫。宜何如哉。百官諸將。雖

不受其賜。亦莫不手額相慶曰。天下不世出之仁主。
又何怨叛之足憂哉。雖然。豐臣氏此舉。可偶爲之。而
不可常也。聖人之政。則不然。曰。惠而不費。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豐臣太閤

青山延光

天下不能無強弱國家不能無盛衰而英雄豪傑將大有為於積衰積弱之餘必也踔厲風發一新天下之耳目然後能變衰弱為強盛譬之暴雷猛雨飄忽震蕩萬物殆為之摧碎然後天地開霽日月如新故英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也我神國嘗強矣殊域震懾朝貢相屬而彼一叛則王師出征故神后征韓之後在應神朝則二伐新羅在仁德朝則一伐新羅在雄略朝則一伐新羅二伐高麗在欽明朝則二伐

新羅一伐高麗在推古朝則一伐新羅在齊明朝則一伐肅慎當是時視絕域如四境視海濤如坦途故徵兵四方萬里濟海而天下不以為勞其強盛蓋如此中古以降王室稍衰一變而天下之政出於相門再變而兵馬之權歸於武人四海之內猶有不畏皇威者何問海外鬼界一小島耳源右將欲伐之而公卿難之夫以彈丸黑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廷議難之又何怪武人之跋扈哉其衰弱蓋如此源氏亡而王室困於北條北條亡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衰積

弱有不可勝言者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橫日甚彼傲然以為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吾所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為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嘗聞之乃謂彼土廣國富我既不能及則籍其力以濟我貧弱此亦良策於是脩使於明得其爵號以夸天下得其錢貨以布天下吁亦甚矣當是時明國視我猶蕃國足利氏視明主猶君上而天朝之尊則天下不敢復問衰弱之極至此祖宗之憤固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右府興而天下復知尊王室豐太閤興而王室之

尊殆復於古至征韓一役蓋將振皇威於積衰積弱之餘祖宗之靈實有賴焉顧其所以謀之者未必無私意然而天將一振皇威則太閤之舉不可謂非天下之公也十萬之師一渡海而八道瓦解不可謂不伸神國之威也而明主猶欲以一王號解兵此亦以足利氏視太閤而太閤一怒明國震駭不可謂不雪祖宗之恥也皇威於是乎赫然震於絕域矣異日愛新覺羅氏之并吞明國威毒亦甚彼豈不垂涎於我然畏憚歛手不敢噬齧者太閤之力也孰謂征韓

一役無功於神國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豐臣秀吉

塩谷世弘

吾讀明史。至嘉靖中倭衆六十餘人自杭州。西掠直
犯南京。出秣陵關。轉鬪數千里。殺傷四千人。歷八十
餘日。始爲官軍所殲。未嘗不爲豐公歎惜也。夫朱明
之世。呼我爲倭寇。倭寇之憂。無世無之。奔走狼狽。動
輒喪利。君臣爲之痛心。及萬曆間。噶嘽寇寧夏。土蠻
犯遼陽。加之河決水旱。連稔饑疫。駸駸趨于亡矣。豐
公夙成霸業。六十餘州。不足盡其英武。餘威所振。欲
殪韓挫明。轟轟赫赫。就百世不磨之功。而又當其衰

李宜無難者。而終不得其志者。非兵不利也。非戰不力也。非運糧不繼也。特無謀略耳。然則如何曰正兵以伐韓竒兵以襲南京而已矣。其將則前田利家。蒲生氏鄉。其人也。明之有韓。譬猶室家之有垣牆。未有盜踰其垣牆。而不出力而防者也。當時舉國之賦三十萬。半以備不虞。半以當出征。使前田利家將十萬。以小西行長為先鋒。從金山直取都城。平八道而後臨鴨綠江。多設疑兵。以恐喝朱明。則朱明震恐。舉全國之兵而來援。全國之兵出而內必空虛矣。乃復擇

五萬精兵以蒲生氏鄉為元帥。以加藤清正為先鋒。從浙江直衝南京。勿以險憚。勿以難怖。疾雷烈風。務貴神速。則四百餘州可一舉而定矣。何者。以百鍛千鍊如熊如罷之士。當庭羸軟弱垂滅之卒。縱橫馳突所向無前。援韓之師。聞之內潰。大軍從而南下。長驅入燕京。勢如破竹。彼將禽犇獸遁之不遑。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縱令不能擒明主。致于鳳閣下。必使三韓長稱西藩之臣。歲貢方物。猶神后故事。豈不亦愉快哉。如何豐公之智而不察於此。若黑田孝高。若

小早川隆景才兼文武智謀百出既已知元帥非其人而不知以斯策而助之亦可怪也是故出師數年諸將爭于外謀臣倦于內糜天下之財殘天下之民自敗其家國而不覺嗚呼馬在其為智耶

前田利家

青山延光

大哉豐太閤之用人也天下之才莫不搜羅尺寸之功莫不甄錄瑣屑之技莫不獎擢微賤之勇莫不激賞以此誅賊以此汛掃海內以此鞭撻朝鮮明國所向莫不如意可謂偉矣然而至於託孤一事則太閤蓋不能無憂託孤天下之大任也君能知其人而託之臣能當其任而不愧者近古僅推足利義詮細川賴之耳太閤之時非無人也但天命人心已有所歸太閤無奈之何耳雖然在太閤之宿將則不得不任

其責。而當時宿將。莫如利家。太閤必有望於利家矣。吾觀利家臨死之言。蓋慨然當天下之大任而不撓。其意不為不壯。然徒為此言。於事無益。將何以報太閤乎。吾聞利家嘗招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語以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此必有以也。夫大厦之傾。非一木之所能支。然在臣子。則必竭力然後已。何暇顧其力之不足耶。彼利家者。非不知豐臣氏之必衰。而至於不可救也。又非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決非他人之所能抗衡也。然欲為太閤竭力而不負其意。則不得不

擇託孤之人。夫輝元之庸才。不足以託孤。景勝之驍猾。權詐。不可以託孤。三成等之詭譎。傾險。尤不可以託孤。求其人而不得。得誠慤有餘。而權數不足者。亦可以報太閤矣。此其所以示微意於清正幸長歟。嗚呼。自利家之死。而天下之權日益去。將士之心日益離。大坂之勢日益孤。彼二人者。何能為。况二人亦皆勇將。未嘗知託孤之義。將何以當天下之大任。然清正晚年慨然誦利家之言。以陷不義為戒。則利家之所以諭二人者。蓋出於至誠。而二人亦感奮不能忘。

可以見矣。二人奮區區之力，擁護秀賴，天下固知其為末，而秀賴不為無所倚賴，則未可謂大坂無人，而利家付託之意亦為不虛。然則太閤用人之美，於是可見。而東照公亦稱清正等之忠於所事，以美太閤之知人，豈虛也哉。

小早川隆景

青山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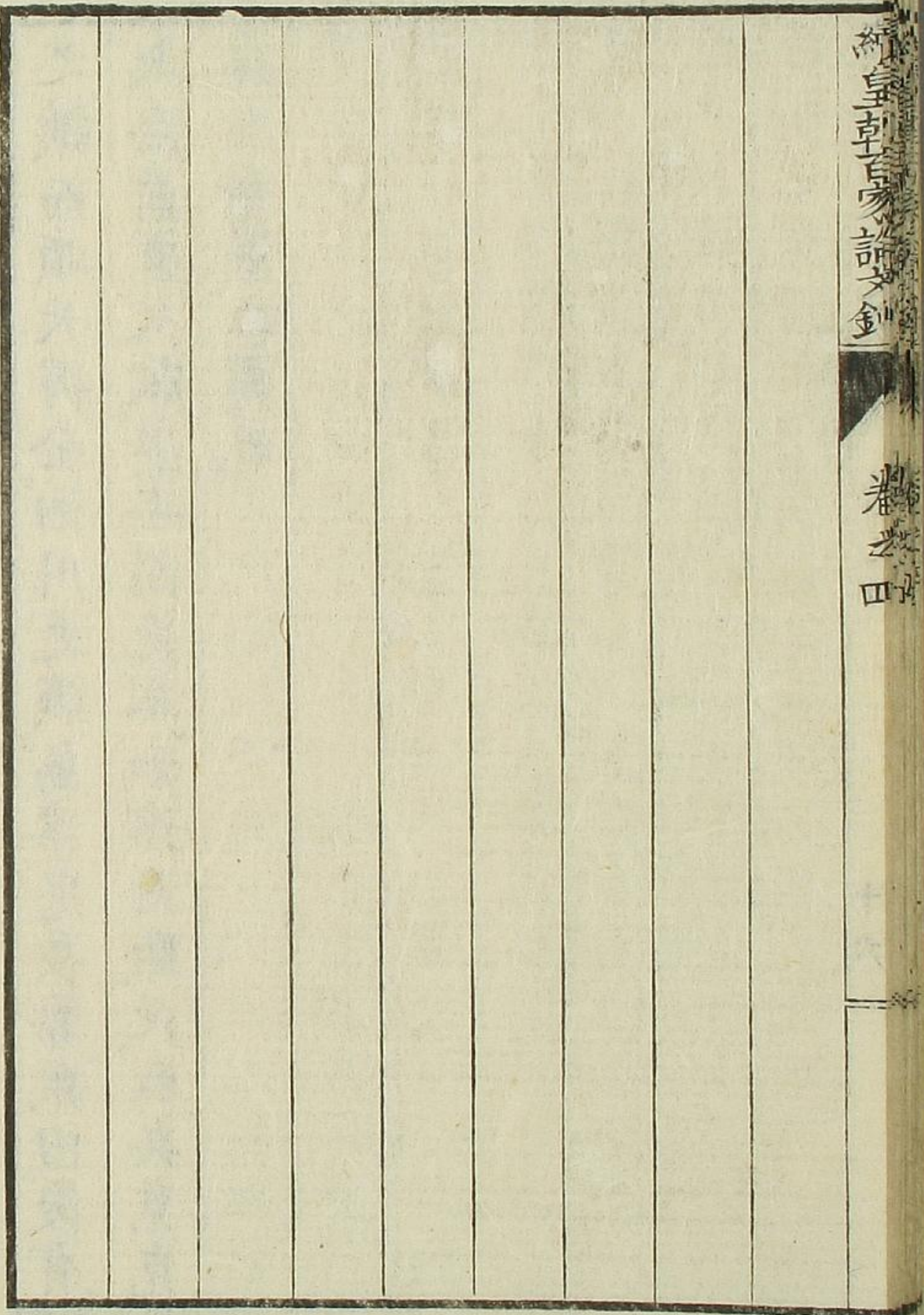
天下知浪戰之為淺謀，而不知死戰之為深謀也。畏敵類乎持重，死戰類乎輕敵。庸將常以此藉口，而決機死戰，尤非庸將所能。何者？兵在死地，庸將所懼也。英雄常以之而勝，其所以冒危者，乃所以求全。而庸將不能知也。朝鮮之役，諸將皆有戰功，然其赫然振耀海外者，碧蹄、泗川二捷，而碧蹄之捷，實隆景之功也。太閤以隆景為征韓謀主，可謂知人，而隆景之功，亦可謂不負其任矣。當時諸將亦皆歎伏以為不可

及則其功之偉固不待論。然至其深謀。天下後世有不能悉知者。我兵之取漢城。行長乘勝長驅。直至平壤。而孤軍深入。亦已危矣。於是設諸寨相聯絡。以授行長。是策也。隆景發之。而人皆知其為良策。已而明兵至。行長敗。平壤陷。鳳山潰。秀家乃令諸將退守漢城。而隆景不從。奮然曰。設諸寨相應。援正為今日。安得棄去。秀家等以為淺謀。殊不知此則天下之深謀也。今夫開城孤立。後有臨津。可謂死地矣。李如松乘勝奄至。勢如烈燄。可謂勅敵矣。入死地而禦勅敵。此

秀家等之所危懼。而隆景欲決死鬪。此豈徒為大言者哉。萬里濟海以征外國。人人危疑。其氣易沮。為之將者亦縮退畏避。軍何以奮。此開城之所以不可棄。而大江在後。勅敵在前。可以勵眾決死矣。秀家等若能遣諸將悉銳援之。則以決死之兵。禦驕狼之如松。一以當百。百以當千。千以當萬。一鼓可破。然後諸軍合勢犄角互進。則復平壤必矣。平壤復則我軍益奮。朝鮮益蹙。明兵益懼。而朝鮮有不足取者。隆景之謀可謂深矣。而秀家等不足以知之。隆景亦知秀家畏

縮竟不能援而孤軍無援不可以戰遂棄開城而渡臨津夫既棄開城又不決戰而守漢城明兵乘勢來圍則海運絕而糧食竭何以能守於是隆景力執決戰之議遂有碧蹄之捷當是之時諸軍縮退士氣沮衄蓋亦危矣隆景一奮而挫如松之銳鋒如松之鋒挫而明人之沮氣隆景之功可謂大矣雖然開城則竟不可得而復非惟開城不可復又從而棄漢城漢城亦竟不可復然後知隆景之不欲棄開城者天下之深謀也其後諸將欲棄順天加藤嘉明獨執死守

之議而順天得全泗川之戰島津忠長勵衆曰後有大海前有大敵退而溺死不如進而戰死我兵竟克此亦隆景之意也



佐佐成政

青山延光

盤根錯節。不得不待天下之利器。然操利器者自恃其利。無所不試。則其利亦有時而盡矣。惟人亦然。自恃其才。無所不用。則其才亦有時而躓矣。天下之未平。固英雄豪傑之盤根錯節也。故英雄驅使天下之才。使之皆盡其所長。當此時。天下之才皆欲試其一割。踴躍奔走。爭為之役。而不自知。故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非不快也。然而恃才取禍者。比比皆然。無乃失之大快與。吾觀豐太閤之平東西二隅。西則封

成政於肥後。東則封氏鄉於會津。二將皆織田氏舊將。授之大國而不顧。殆有不可解者焉。及觀異日之處置。然後知其有深意也。夫太閤籠絡一世之智勇。削平數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固已快矣。但邊隅之地。久梗王化。強毫蟠據。壘壁錯峙。蓋有不易遷拔者。而一旦大兵來伐。遠近靡服。降附相屬。彼雖不心服。亦不得獨立。則其束手軍門。亦出於不得已。是其勢不得不復叛。故太閤不授之。已之愛將。而授之。織田氏之舊將。成政固嘗據越中。抗太閤矣。雖力竭而降。

太閤豈能委任而不疑耶。今延授之大國。此固天下之所驚。而成政亦恃其才。必欲試之。盤根錯節。故受大國。而不辭。已而國中果叛。問其魁首。則西海勇將。問其形勢。則成政之所未諳。知故戰不為不苦。然猶能假力鄰境。擊而平之。果不負其所自任。而太閤延曰。汝何為不綏撫之。而激變。遂賜之死。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然成政亦不為無過。方其受封之日。何不試思之。我嘗抗太閤。今何為封我大國。彼果欲盡吾才歟。抑欲擠我於險歟。以是思之。利害之際。豈不甚明。

乎。奈何恃才而不顧。以殺其軀。至於氏鄉。頗能鎮定。境內。故叛民不起於境內。而起於鄰境。所以無患也。吾聞太閤初欲封立花宗茂於肥後。宗茂辭以群臣不欲。繇此觀之。一時之豪固。有見其機者矣。太閤既殺成政。然後授肥後於清正。行長。彼其初之所以不授者。果有所待矣。余益服宗茂之智。而悲成政之死焉。

天下蒲生氏鄉

青山延光

天下之雄。天下所慕也。天下之所不敢為者。有英雄奮然而為之。則天下之欲效之者多矣。後之英雄。非不欲不襲前人之軌轍。願勢有所不可。而積習已久。有不可得而變者矣。源右將乘王室之衰弱。據鎌倉以制天下。而北條氏翦其子孫。鋤其豪傑。而奪之柄。於是天下以為不據鎌倉則天下不可得而圖也。故當時之欲有為者。唯鎌倉是圖。及後醍醐帝平鎌倉。足利尊氏乘帝之宴安。擁立新主。據京師以制天下。

實皇朝通志卷之四

卷之四

於是天下以為不據京師則天下不可得而圖也。故當時之欲有為者，唯京師是圖。積習之久，以武田信玄之權譎，猶欲觀兵京師，以蒲生氏鄉之雄邁，終身所願，唯在挾天子以號令天下。嗚呼！挾天子以號令天下，其事固偉矣。然終身所願，惟此一事，必將居近畿之地，伺天下之釁，而遂平生之志。外此則天下無可為之業，故在近畿則獲小國而不憂，在邊陲則獲大國而不喜。無乃知道足利氏之轍，而不知所以制天下歟？今夫獲百萬之封，踣肥饒千里之地，而擁海

內勁鬻之兵，秀衡之所恃以抗鎌倉，中院氏之所恃以摧尊氏，一旦在我，然猶且愀然不樂，其志固不可謂不壯矣。惜哉！其為積習所移，而不知改足利氏之轍也。雖然，氏鄉之所以為此者，亦有由矣。夫織田氏曠世之雄也，業雖不成，而其所驅策任使者，皆一時之人傑，而其所以待之者，亦已厚矣。故織田氏滅而諸將不能忘，豐臣氏陵蔑其子孫，而諸將不能堪。丹羽長秀以此憤激而自屠，佐々成政以此見忌而罹旣，而氏鄉乃織田氏之女婿，其不欲受豐臣氏之籠

絡亦明矣。不然以氏鄉之才。於成政何所慕而用其
微識。安知非憫其不忘織田氏而表其遺物哉。則其
所以欲必爭京師者。亦安知非其欲為織田氏雪耻
哉。唯其志氣猛銳。不為後圖。徒知京師之可爭。而不
知韜匿以待天下之變。徒知陸奧之不可以爭京師。
而不知足利氏之輟不足韻惜哉。

蒲生氏鄉。豐臣公既平關東。封蒲生氏鄉於會津鎮之。既而忌
其才。密毒殺之。牧子曰。當此時。關東始平。其新附群
雄。龍蟠虎視。不敢動者。以氏鄉在焉故耳。而太閤置
彼而疑此者。何哉。豈其意有所大懲而恣之者也耶。
非然則其殘忍豈遽至於此哉。蓋氏鄉之仕織田公
也。雖未及大用之。其材武器畧。既見於當時。人人爭
欲屬之。我先鋒。方豐臣氏與柴田氏爭權結兵。二氏
交招之。而氏鄉素柴田氏之屬將也。眾以為必援柴

田氏而氏鄉遂屬豐臣氏。柴田氏以此滅矣。後及太閤圖織田信雄。信雄其故君之遺孤也。為氏鄉者。義當斷然絕。豐臣氏務保護之。而反倚而擠之。織田氏遂不復振矣。是其於舊僚與故君。恩義果何在哉。太閤既薄其為人矣。而惜其有才。以為吾方有事於天下。苟有才而可用者。取以給我事。譬之御惡馬。未暇辨其良與悍也。既而海內始定。四方無慮。而太閤年既老矣。視嗣子未壯。群雄猶羅列四隅。以為百歲之後。饒令氏鄉未遽舉兵而反。天下有唱先者。則彼去

為之黨援。是織田柴田氏之禍復生於我子孫也。漢祖將崩。誅淮陰侯以備後患。是非必其威力之可畏也。畏他日又有如陳豨者。誘之以動天下之心耳。況其威力之盛。侔淮陰侯者乎。不然其封之關東。授之兵馬之權者。豈非欲以鎮其新附群雄哉。而其見鎮者未除。而先除其鎮之者。吾決知其懲於織田柴田氏之禍也。昔者檀道濟廢營陽王。迎立文帝。而文帝終殺之。文帝豈不德其立已哉。無他。慮其以營陽王復視我子孫也。太閤之於氏鄉。其意亦如此而已。

道濟將死。曰：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道濟死大喜。大舉南下。文帝乃悔之。今也。氏鄉之才。不讓檀道濟。而太閤自壞其長城。天下必有撫掌竊笑者。安知其他日不大悔於地下哉。

伊達政宗

青山延光

堅忍而不拔。百折而不撓者。惟英雄之志為然。方其志之未得也。至苦有所不辭。至難有所不避。人見其不辭。至苦則謂之粗。見其不避。至難則謂之妄。若不幸而不得志。則終於粗與妄耳。此英雄之所以不可以成敗論也。太閤之伐小田原。政宗從陸奧來謁。太閤召見遣之。人以為放虎於野。太閤獨謂在野之虎。吾能縛之。其御政宗已有成算。而陸奧平矣。然慮政宗之有時而咆哮四出。故封氏鄉於會津以備之。而

政宗之志未嘗折也。及太閤凱旋，乃誘葛西大崎之民舉兵，欲夾擊氏鄉。此殆似不能忍者。何者？氏鄉海內英將，太閤所憚。豈烏合之所能抗，而太閤之明亦豈區區智術之所能蔽欺哉？然則氏鄉固未易克。縱能克之，太閤決無可欺之理。則當時勇將猛士攢聚如林，豈政宗之所能當，而海內之兵亦豈一國之所能禦哉？然則政宗果似不能忍者。雖然，政宗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安有不能忍而妄舉事者？夫伊達氏之於陸奧，盤據累世。及至政宗，并吞鄰境，非盡

吞東陞諸國，則其志未已也。而太閤奪之會津仙道。政宗固不能無怨。且夫以氏鄉之才，假以數年，撫輯人民，鎮服境內，則政宗之地將何時而復？此其所以急於舉事。而其所以禦太閤者，亦有術焉。彼果克氏鄉，乘勢復會津。然後宣言曰：嚮吾若抗太閤，則曲在我。我不敢抗，而彼奪我地，曲在彼。我寧捍天下而死。此所謂不避至難者。而其勝敗則委之於天。英雄果決固如此。而後世或咎其妄，非知英雄者也。雖然，氏鄉終不可得而克，則不得不屈意辱身以解太閤之

怒。故太閤召之則速往而不懼。命之討賊則奮戰而不辭。徙之醜地則屈首而不怒。征韓之役則濟海而不顧。英雄之能忍如此。而其志亦未嘗折也。故庚子之亂則謀復會津。東照公戒之而不顧。其兵摧衄而不畏。及亂平。賞不及而不怒。後世或笑其粗。非知英雄者也。吾聞政宗晚年設伎樂於國。公聞而大喜。豈政宗之志至是而折。公亦以是而喜之歟。英雄之志。惟英雄知之。當時加藤清正聞而歎美之。吾於清正之言。知政宗之意矣。蓋政宗深服公之偉略。所以留

意伎樂以先天下。天下定而民未安。英雄樂而天下安。政宗之用心於天下如此。而公知之。清正知之。不然。英雄豈有不得志於天下而留意於聲伎者耶。政宗之志雖未伸乎。公之偉略足以服之。又安得不歛其英氣以為天下英雄之首倡乎哉。

吾邦細川賴之。皆其君待之甚厚。任之甚重。舉其國而悉付之。生殺予奪之柄。舉在其手。以此從事。未為甚難也。清正則異乎是。豐公眷清正不為不親。然特收其爪牙之用耳。朝鮮之役。屢樹奇勲。然動為讒慝所中。然則豐公待之未為厚也。顧命之際。諸老奉行。布列要路。清正特與諸將奉職。聞外而已。則豐公任之未為重也。然而清正不以豐公所以待已自待。亦不以豐公所以任已自任。豐公既沒。慨然以擁護孺子為事。關原軍散之後。執志益堅。方且淬厲其家衆。

奮揚其勇武。內秉臣節於豐氏。外不失驩心於東府。其意以為。東府苟善待孺子。則吾謹事之不然。吾亦將有以處之。如不撤大阪居第。從孺子於二條之行。乃所以微見其意也。譬猶國碁當局。少下棋子。徐觀其變。而謹為之所。使敵手不得窺間投隙。清正之從事。其難如此。宜乎其誦曾子之語。有觸其心。感慨激盪。不能自已也。昔者漢廷之臣。武帝獨稱汲黯為社稷之臣。然使黯當大難之衝。唯有社稷興亡耳。未必能使社稷存也。清正非有顧托付授之責。非有生殺

予奪之柄以區區之一身為豐家扞蔽者十有餘年。海內望之隱然如長城巨坊。豐家舊臣宿將亦倚以為重。其為社稷之臣不亦優乎。清正沒三年大阪難作。片桐且元欲有支持彌縫於其間而不能也。設使清正得其壽則豐氏子母必將有所恃而不恐。豐氏子母有所恃而不恐則狂謀不入。狂謀不入則兵端不啓。兵端不啓則東府無戎車再駕之勞。而豐氏之業可以無墜焉。惜乎且元之不足以與於是也。

加藤嘉明

青山延光

勇固有大小。衝鋒冒刃破堅陷陣。非勇之大者也。天下有大勇者。大敵有所不畏。小敵有所不侮。克而不驕。敗而不懼。斯之謂將帥之勇。而將帥之最勇者。如源廷尉新田左中將。蓋未嘗不身先士卒。奮戰衝突。以二將之才。指麾天下之精銳。天下固不能當其鋒。又何至以匹夫之勇自奮。然徐而察之。則妙用存焉。未可謂之勇之小者。何則。小敵之不足敗者。固不足道。天下苟有大敵。屹然如山嶽之不可撼。沛然如江

河之不可禦。氣勢足以壓我。謀畧足以乘我。當是之時。不有先倡者。孰能馳驟於萬死之地而不懼。是故抗百萬者。氣必先吞百萬。捍天下者。氣必先吞天下。然後勝敗不足以動其心。死生不足以奪其氣。此其所以能奮一身而倡三軍。自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哉。而其能奮而不懼。亦有術焉。彼必有爪牙之士。莫非天下之驍雄。其相得如膠漆。相從如影響。故身先士卒。而左右從衛。莫非天下之驍雄。是以所向摧破。天下莫不震懼。斯之謂妙用。朝鮮唐島之戰。

嘉明身先士卒。奪敵艦數艘。當時將士或曰。何必自獲。船而後為功。此說也。余尤不服。夫水戰中國之所希有也。外征之師。自神后以降。蓋未嘗絕。其最著者。如狹手彥之征高麗。比羅夫之伐肅慎。其功偉矣。然未聞水戰而瀕海之役。僅有女真之賊。元寇之變耳。水戰之寥寥無聞。亦宜矣。况乎海內群雄之龍戰虎爭。皆在陸而不在水。當時諸將之所講究。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明人論我兵曰。巧於陸戰。拙於水戰。是外國之畏我。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李舜臣之禦我。常於

冰而不於陸。以我諸將之才。何所不能。諸軍之銳。何所不破。然中國之不習於水戰如此。而彼方出於我所短。其氣盛矣。其鋒銳矣。則嘉明之所以身先士卒者。蓋所以奪敵氣而折其鋒。庸詎知當日之捷不由嘉明之首倡哉。而其能為此者。得非有爪牙之士以相捍衛耶。兵家妙用。嘉明蓋得之。當時所謂觀芳野之花。不若觀嘉明之戰者。亦可以想見其雄壯矣。如曰嘉明血氣之勇。故能為此。則大不然。諸將之議棄順天也。嘉明奮然不從。欲以孤壘捍大敵。其言凜凜

可以立懦。不得不謂之大勇。則水戰之功。亦安得謂之小勇哉。

Blank tex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黑田孝高

英雄相遭。果能瞭然相信。坦然相待。豈非天下之樂事耶。但其畧甚偉。則猜釁生焉。其功甚高。則讒間入焉。於是嚮之相待而為功者。今乃變而為仇。嚮之相得而為驩者。今乃變而為怒。此古今英雄之所悲也。吾觀源右將之於廷尉。方其始相見之日。則喜曰。吾之見卿。猶見故將軍也。是其親愛之情。乃比之父。而他日驅滅平氏。令右將濟大業者。廷尉也。即其親愛之情。宜陪蒞於他日。而一梶原讒之。則忿然見於聲。

色嚮之比之父者。不啻寇讐。繇此觀之。功名之際。雖兄弟猶且不能相保。况其侘乎。豐太閤之用入。固已卓越古今。然至於猜忌。猶所不免。故竹中欲逃於浮屠。如水則傳國於子。一時英豪固有窺其肺肝者矣。若夫推赤心於人腹中。而無一毫猜忌者。此東照公之所以邁越萬古。而群雄之所以懷服不忍離也。則天下之歸公。猶百川之歸海。豈人力哉。而世或謂如水有爭天下之意。而不屑為。是無足辨者。然而世所傳如水之言。則未必妄。而如水之意。吾推其跡而知

之。夫如水以絕異之姿。為太閤所忌。去危疑之地。避毋望之禍。豈其本志哉。吾觀其所以自命。蓋寓意於水焉。夫狂濤駕空。怒聲撼地。蛟蜃隱顯。船舶糜碎。此水之可畏者。而如水之以智畧見忌。蓋有似於此。風濤斂威。輕塵不飛。演迤汪洋。萬里一碧。此水之可愛者。而如水蓋以此自處焉。然其深而不測者。固自若也。如水乃輕世肆志。放言不顧。而太閤知其無意於世。此亦有取於水之隨物賦形。與山石曲折者也。吾聞東照公之黜石田。如水預其議焉。則公之於如水。

諮以機謀密畫而不疑。夫以如水之智。遇公之明。其
 必瞭然相信。而如水平生之志意。吾知其必為公輸
 寫矣。即其所以蕩平西海者。無非所以竭忠於公。而
 庸人猶過揣謬度如水之心。夫庸人之疑不破。則讒
 間或得乘之。如水固不得不大聲疾呼以辨之。故其
 言奔放雄肆。翁張捭闔。孩視群雄。塊視宇內。而無所
 顧。使如水果有意於爭天下耶。何以發此言。唯其放
 言不顧。乃所以破庸人之疑。而杜讒間之口。嗚呼如
 水可謂知所畏矣。

德川家康

安積 覺

聖王之理天下也。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故自公卿輔
 相之臣。至於左右摯御之臣。莫不皆稱其職。是以士
 無遺才。而官無廢事焉。後世以資格限官。以年勞課
 績。進退繫階級之崇卑。黜陟由有司之愛憎。皂白倒
 置。賢愚雜糅。雖有高才異能之士。安所效其用。此國
 家之所以陵替也。神祖家康當天下屯難之時。修政卹
 民。內則有帷幄謀謨之臣。外則有折衝熊虎之將。決
 機發策。征伐四克。卒能戡定禍亂。混一海內。其所以

成功者。豈有異術哉。由知人任善信賞必罰故也。人君果能以神祖為法。紀綱安得而不振哉。

皇朝詩話卷之四

德川家康

中井積善

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行拂亂其所為。噫嘻。參。向以安柶公信無道。祖業日感。雖承以善德公清英武。國勢一張。而倉卒之變。主弑而孤幼。敵國外侵。親戚內畔。顛覆淪胥。殆乎不自不救。瑞雲公廣以宿臣翼戴。獲奉宗祏於既墜。乃怛中自用。亡所懲愆。封疆判煥。加之以短折。甚矣其不競也。當是時。尾恣豺狼之噬於前。駿逞虺蜮之毒於後。僅免彼暴奪。終受此陰攘。大君康以惇孤。狼狽

讀皇朝詩話卷之四 三十四

流離身且不自保。國之泯喪。豈復暇顧慮焉哉。其勞苦拂亂。可謂極矣。乃知異日削平之勲。隆赫之業。未必不由之矣。世傳大君之拘于尾。或彩籠閉小離以獻焉。巧作百鳥聲。大君辭而卻之。左右請其故。大君曰。吾聞之。小巧者無大智。多藝者無逸技。此禽好做他殼。必不能自鳴者。不足賞也。聞者吐舌。及在駿。其俗以端午作石戰戲。觀者分黨助勢。大君甫十歲。騎奴肩觀之。一隊三百餘人。其一半之人爭赴眾。大君命奴就寡。奴異而問之。大君曰。眾者恃勢。其心不一。

寡者懼而專力。其勝必矣。果如其言。駿侯聞之。嘆曰。將門出將。猶信。嗟哉。大君歧嶷若是。而動心忍性者。十餘年。其過人之遠。亦可知也。

德川家康

賴

襄

吾嘗遊於江戶。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邸第之夥。既而
歷東海。彷徨尾濃之間。北望信越諸山。綿亘重疊而
來。迤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濶。與參遠接。真天下之
衢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今之布邸列第者。其初
皆決嚮背於此也。蓋源平以還。治亂多。群雄碁峙。分
裂梗塞。不知其閱幾百歲。而今吾緩帶垂橐。不齎糧
而行焉。則誰之力邪。世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為累東
照公之德。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

在大坂而在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大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逡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抗強野次一戰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姦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當是之時太閤所據不過近畿諸州瓦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遠膠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銳勲舊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構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唯君與我袁

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玄德宜其卑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耶唯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內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瞑制馭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

而後知。特未有釁耳。關原之事。是羣雄相聚。推天下而致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大坂徒一侯國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豐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公之雄武老鍊。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羣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騃孺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隣國。已極艱虞。及

其主國。又接境勍敵。百戰爭鋒。寸攘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為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釁。每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經皇朝詩話卷之四
祖而歸其罪於利長其計愈巧而其情難見矣忠興能探隱微故說神祖明其無貳利長之冤枉始得申理而庚子之亂竭力勦兇徒徇北越以鍛三成之羽翼此其大機關而忠興之功隱然在乎攻城野戰之外也

忠興妻明智氏

安積 覺

忠興夫人明智日向守光秀之女也及光秀弒逆忠興出之流落丹後村里後以太閤之命為夫妻如初當其時諸侯之妻入見側室淀夫人忠興夫人恥其父為逆託事辭之其志固已可稱焉及大坂奉行逼之入城首唱死節之大義晉沈勁死於洛陽之難以徇邦君子不以其父充為累而稱其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丈夫既難得矣矧在閨閣之人乎其恐陷犯上之罪嚴禁部兵不得拒鬪臨難固摯自處決烈

紀皇朝言金 卷之四
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可謂兩得之矣。

忠興夫人附晉日向...
忠興妻附晉女

本田正信

中井積善

本多氏之事。多可議而斯言也。忠盡無私矣。身際遭
遇之會。而能知上足之分。實為難得焉。抑予因有感
也。蓋上下千歲。彼此萬里。而時勢人事。有合一契焉
者。予嘗南遊至芳山。覽上古壬申龍興之迹。乃歎言。
此何與明初靖難之兵。相肖之酷也。又嘗閱常藩之
史。論北條時政。以曹家司馬懿。心迹實一其揆焉。今
本多佐州之為創業謀臣也。宛然趙普之於宋祖也。
皆可謂奇矣。業已趙普視之。則佐州終身之功罪得

失不待辨而後明矣。

本田五計

中林詩

真田信幸

安積 覺

真田昌幸之設心甚於孟門大行之儉。父子既不相保。豈能存乎祖孫哉。信幸夫人能折其謀。故使信幸不失城壘。可謂女丈夫矣。及信幸從台德公征上田。夫人以為父子構嫌隙。兄弟為仇讎矣。念室家則戰必不勗。乃謂保母曰。良人不在。無以慰岑寂。須使將士之妻子來此。妾與彼曹共叙處守之情。出告之。妻皆喜。各携其子入城起居。夫人接遇款曲。留之不遣。其實以為質也。由是士心純一。得以無反顧之心。而

續皇朝家言金 卷之四
用力攻上田城。其機警過人如此。宜乎不墜。昌幸之計也。世傳昌幸不愛長子而愛少子。遂至父子殊歸。其在議去就。昌幸不强留信幸。使之各行其志。而信幸終能建功策勳。得贖父罪。以傳茅土於子孫。亦可謂既忠且孝矣。

真田幸

鳥居元忠

安積 覺

捨生取義。見危致命。固人臣之大節。而能蹈之者鮮矣。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內藤家長。松平近正受留守之任。守伏見城。四將誓心天地。捍禦大敵。孤城無援。內有反者。勢威力殫。而志氣不撓。裹創揮槍。伏正而斃。其忠勇壯烈之氣。炯炯上貫雲漢。真足以植綱常。而扶世教也。家長之子。小一郎弱齡勇決。可謂不忝爾所生矣。或咎元忠不通權變。而拒豐臣秀秋。島津惟新之歸款。以致城陷。非也。元忠豈不知二將入守。

則城可以全。眾可以生。而轉危為安哉。誠慮敵多詐。謀萬一見欺。則上無以報神祖。下無以見士卒。寧喪元而不受忝。故守大經。而不為動。此乃所以為人臣之勤。而或者權變之說。非所以垂戒後世者也。家忠三世死節。世無其比。祖好景死于中島。父伊忠死于鳶巢。而不許家忠從。歿醢酒為別。勉以忠義之言。家忠克守遺訓。不墜家聲。壯烈殆將過之。林學士恕碑之擬。宋康保裔三世殉難。宜矣。四將子孫。世居方面。以膺藩屏之寄。旌忠褒美。疇庸之典。既厚。而四將之

烈垂于不朽矣。

大谷吉隆

安積 覺

北齊祖珽病盲。北徐州之亂。自乘馬臨陣。左右射反者。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散走。珽且戰且守。竟平其亂。雖有膽略。而讒慝之鄙夫也。大谷吉隆亦病盲。而其志操迥出珽之上。奇畧超眾。勇決挺群。始欲依神祖立功名。而終黨于石田三成。為之謀主。非其志也。吉隆固知三成之無成。諫之再三。而三成反謀已決。竟不能回。吉隆守匹夫之諒。以死酢之。其經畧北國。訓練士卒。如臂使指。不攻府城。而直救

北莊馳咫尺之書以却金澤之大軍。其曉暢兵機皆所不及也。暨乎東西鏖戰之日。豫知金吾中納言之有異圖。選六百之精銳。執八千之勁兵。士卒皆懷其惠。無敢離叛者。及其戰敗。決然自屠。不受僇辱。豈非智勇出羣者哉。

織田秀信

中井積善

石賊之難。天下侯伯不能無病於去就矣。蓋憎姦而東焉者。嫌於負豐家。踐要盟而西焉者。疑於獎亂。或牽於情。或拘於勢。而內又懷一身之計。宜矣。其難察乎。順逆之機也。當是之時。無之數者之惑。斷然可東而奸黨賊類。不得容喙。心事暴白。不媿乎天下後世者。唯織田納言為爾。木大夫所諫。吾無間然。若欲幡然自奮。伏大義而首當賊鋒。則清洲為後援。萬無傾敗。且也。凡豐家統屬。多其舊臣。即馳檄四方。喻以名

分孰不聳動。儻關原大捷之日。固請大君整旅臨大坂。責以豐氏前日處我者。叱孺子移諸鄙。約以三十萬石之封乎。辭嚴義正。而彼大衄塗地之餘。風鶴皆兵。敢不惟命是從。抑此則雖大君威力。猶且有雖處焉者。惟在織田氏。獨為不用顧忌。出乎爾。反乎爾。天下惡乎執咎。然後退守藩服。示以雪先耻。而無覬覦之心。則大君無復西顧之憂。元和之武。而或偃於此時。使大君開至治。定鴻猷者。綽然有餘年。豐氏鬼亦將賴以不餒矣。其盛勲偉烈如是。大君亦不得不待。

以不次之賞焉。乃濃尾舊疆。必不屬他人。而王朝之班。永不居賀薩之下也。惜乎從如之輔弼。始焉國計之匱。不克成師。終焉陷於賊謀。噬臍靡及。進止狼狽。自取顛覆。以貽嗤於千載。其愚弗可犯也。古者有誌曰。一姓不再興。良有以也。噫。

三成行長惠瓊

安積 覺

石田三成便佞狡黠。長于射利。善為逢迎。故秀吉公擢自微賤。居五奉行之一。授以佐和山城。裁決軍國事。寵榮極矣。而其志不饜。一旦舉事。動搖關西。如敵將豐臣秀秋。毛利秀元。氏家行廣。皆知其託言擁戴。秀賴以濟其私。況如加藤清正。細川忠興。黑田長政。京極高次。亦能審其情實。豫料成敗。臣皆據實而書。班班可考。不復論列於此矣。小西行長。朝鮮之役。頗著威名。徒逞血氣之勇。而不思善後之策。終與清正

相軋大為所諸將所惡。孤立無援，不得不與三成相盟。比錢塘沈克之於王敦，傅亮徐羨之於謝晦，其勢然也。及其黨戰於青野原，行長一戰則敗，束手就禽。為世大僇，何前勇而後怯也。安國寺惠瓊，以才能有寵于秀吉公，建牙列趨勢，與諸侯等遂忘其分。黨于三成，行長幢幡為旌旗，厠養為隊伍，終不能交一矢。望風逃竄，近世僧覺有云：僧家寄跡寰中，接自物表，一切塵氛尚當謝絕，况可貪祿乎。一切文事尚不可與，况可操武事乎。因論元劉秉忠、明姚度、孝為佛門。

中萬世之罪人。况如惠瓊，其為大罪，又當何如哉。

中萬世之罪人天必滅其宗大罪又當何如哉

大久保忠隣

安積 覺

本多正信以元從之勲膺樞要之寄謀畧決機贊襄
盡忠計謨彌縫之功莫與為比松永氏所謂不柔不
剛不野不飾迥出常流者殆非過譽也然其蹇蹇匪
躬之節不勝錮寵弄權之心席勢乘機欲傾大久保
忠隣日已久矣昔齊管仲對桓公之問相不以非人
情者為可夫父子天性也忠隣喪子悲慟不能視事
此人情之常而不能自己者也正信喪子不哀矯激
蒞政此豈人情哉其欲借公私之說以排擯忠隣識

者有以窺之矣。蓋庚子之亂，正信忠隣，從台德公攻上田城，議既不合，而釁隙自此生矣。一旦得馬場忠時之告密事，其投機巧言如簧，組織成錦。漢絳灌之讒，陳平其言淺而易見，故高祖立辨其誣。晉馮紇之陷張華，其言深而難測，援據古今，從容近理。武帝聞之，動心。正信之讒，殆與紇言相為表裡也。日月之明，浮雲有時而蔽之。自古傾陷大臣者，皆用此術也。忠隣幽囚，端居思過，不欲申理，冤枉以傷君上之德，能得大臣之體矣。正信辭封大國，善以功名自終，則誠

智矣。其子正純，相繼秉政，威權烜赫，謀不軌而覆其家。忠隣竟昭雪，冤而子孫復其舊封。世秉鈞軸，正信讒慝之跡，不能掩。書曰：朕望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其斯之謂乎。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板倉勝重

中井積善

板氏豈非古所謂豪傑之士乎哉。凡京尹之職。甚要且劇。天下莫尚焉。且也。獨任專斷。無同僚可咨誨。無上司可稟受。當時又未有埋官分其勞。況於慶長初年。禍亂僅定。人心危懼之際乎。又況於慶元滔天之變。近在咫尺之地乎。自非板氏絕羣之才。孰能當之。世傳元和中勝重齡高。上狀乞骸骨。官難其代。優命弗允。乃親往固請。大君召見。慰勞曰。京尹重職。孤未得其人。卿其舉所知以自代。對曰。臣在上國日久焉。

烏能鑒別關中人士。然必以臣所知乎。恐蔑踰賤息
重宗。大君大悅。卽命周防守重宗代之。果稱職。民戴
之如父母。仰之如鬼神。大板尚寬簡。小板務精敏。皆
因時制宜也。爾後居此職者。往往極一時之選。或至
於自執政出領之。而輿論必以二板為稱首。偉矣夫。
今日至治。職員列置。事不足半古人。而任歸闕閱。用
為當路之階梯。則撰亦寢衰矣。

福島正則

安積 覺

征西諸將。福島正則其功最大。然其剛愎自用。特功
驕恣亦甚矣。關吏辱其使者。固非隊主之罪。伊奈圖
書不幸遭其變。斬關吏六人首。以償一士之死。不亦
可已乎。關原合戰誌。石卯餘史所書。六人姓名。未必
杜撰為之。但神祖召圖書評鞫之。大全之說為長矣。
圖書斬關吏。或在此後。而正則欲甘心圖書。故以騎
士步卒之說逼之。必不得已。則圖書之家亦豈無騎
士可以匹敵者乎。正則舍之不論。心得圖書之首。而

後自慊。豈非狼戾彊暴之甚哉。當此時。毛利輝元勢日窮蹙。正則之去就。雖非韓信。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之勢。而徼李懷光奉天之變。將在呼吸之間。井伊直政謀慮深遠。犯顏彊諫。而神祖愛士不忍發言。圖書感激甘為之死。君臣之際。可謂兩得矣。相傳名廟深惡此事。元和中奪正則之封。而處流。雖由殘忍貪虐罪惡貫盈。而其起原于此云。

德川秀忠

青山延于

人君之德。寬仁明斷。闕一不可。故仁足以得衆。而斷不足以決大事。寬足以容衆。而明不足以辨忠佞。其究必至於百度弛廢。賞罰倒置。公承戰國喪亂之餘。政貴易簡。務去煩苛。可謂寬矣。煦育傷痍。綏撫反側。興利除害。愛養元元。可謂仁矣。任賢使能。俊傑在位。可謂明矣。總攬權綱。予奪由己。虢將彊藩。斂手聽命。可謂斷矣。其能懷集四方。制馭諸侯者。蓋以此歟。

續皇朝百代詩卷之四

井利勝酒井忠勝之徒相繼輔政。內外臣僚號為得人。寬永之治後世莫能及。猗歟盛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松平信綱

青山延于

人君之用人也。信之堅而任之久。使之得盡其材。而後可責其成功矣。若任之不久。信之不堅。何以得展布心腹以成其功哉。昔堯使鯀治水。任之九載。及其績用弗成。而後黜之。夫以堯之明。豈不知鯀之不能哉。然必待三考。然後黜之者。苟不如是。則不能以詳其能否。責其成功矣。鄭任子產。國人皆謗之。而簡公任之不疑。秦用王猛。貴戚皆譖之。而苻堅信之益堅。苟使夫二子因讒與謗。而廢焉。安得成其大功哉。今

續皇朝百代詩 卷之四 五十六

也則不然。一人譽之則進之。一人毀之則退之。以一人之言進之。以一人之言退之。此古人之所謂作舍道邊者。功之所以不成。蓋坐是故也。觀信綱之用邑宰。數歲之久。不見成効。任之不疑。信之益堅。使之能成其功。若信綱者。可謂善用入矣。

德川光國

安積 覺

秦穆公以三良從死。詩人哀之。垂仁帝以土偶代殉。國史美之。仁不仁。相去甚遠矣。國朝風氣剛勁。士皆視死如歸。不思竭力於副君。而以從先君於地下為忠。列國爭効成風。侯伯至於殉死。以多相誇。何其謀哉。往年我威公薨。殉死者數人。義公居喪哀毀。親往其家。敦諭扼之。無何幕府下厲禁。以革其弊。實義公為之首倡。仁人之為其惠後世大矣。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卷之四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卷之四終

皇漢洋書
翻譯書類
松江天神街
川岡清輔

48-13159

明治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版權免許
同十三年三月出版

定價九十錢

編輯者 沖冠嶺

東京京橋區
竹川町二番地

出版人 長野龜七

同日本橋區
通三丁目十番地

東 京 書 肆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和泉屋市兵衛
小林新兵衛
須原屋伊八
森屋治兵衛
袋屋龜次郎
藤岡屋慶次郎
雁金屋清吉
同 仙藏

東 京 書 肆

椀屋喜兵衛
和泉屋善兵衛
出雲寺萬次郎
近江屋半七
山城屋政吉
中外堂源兵衛
同 梅次郎
河内屋文助
山口屋藤兵衛
岩本屋彌兵衛

東 京 書 肆

和泉屋吉兵衛
大倉孫兵衛
和泉屋北良
同 孝之介
山城屋源吉
丸屋善七
霍屋喜右工門
礮部屋太郎兵衛
椀屋伊兵衛
嶋屋平七

東 京 書 肆

岡村屋庄介
金花堂佐介
内野屋彌平治
和泉屋勘兵衛
大坂屋藤介
山口屋佐七
二三屋三二
伊勢屋豊次郎
高野佐吉
京屋常助

東 京 書 肆

萬屋忠藏
尾張屋清兵衛
大和屋喜兵衛
伊勢屋安兵衛
松崎半造
博聞本社
若林喜兵衛
有隣堂篤太郎
須原屋鋏次
同泉屋量坪

西 京 書 肆

菱屋孫兵衛
錢屋總四郎
田中屋治兵衛
出雲寺文治郎
吉野屋仁兵衛
吉野屋甚助
丹後屋太郎
村上勘兵衛
北村四郎兵衛
勝村治郎兵衛

大 坂 書 肆

河內屋喜兵衛
河內屋茂兵衛
敦賀屋九兵衛
秋田屋市兵衛
近江屋平助
秋田屋太右門
河內屋真七
河內屋勘助
河內屋龜七
堺屋卯八郎

大 坂 書 肆

伊丹屋善兵衛
辻本信太郎
河內屋佐介
河內屋德兵衛
中川藤四郎
河內屋靜七
河內屋忠七
河內屋吉兵衛
丸屋善藏
秋田屋庄助

